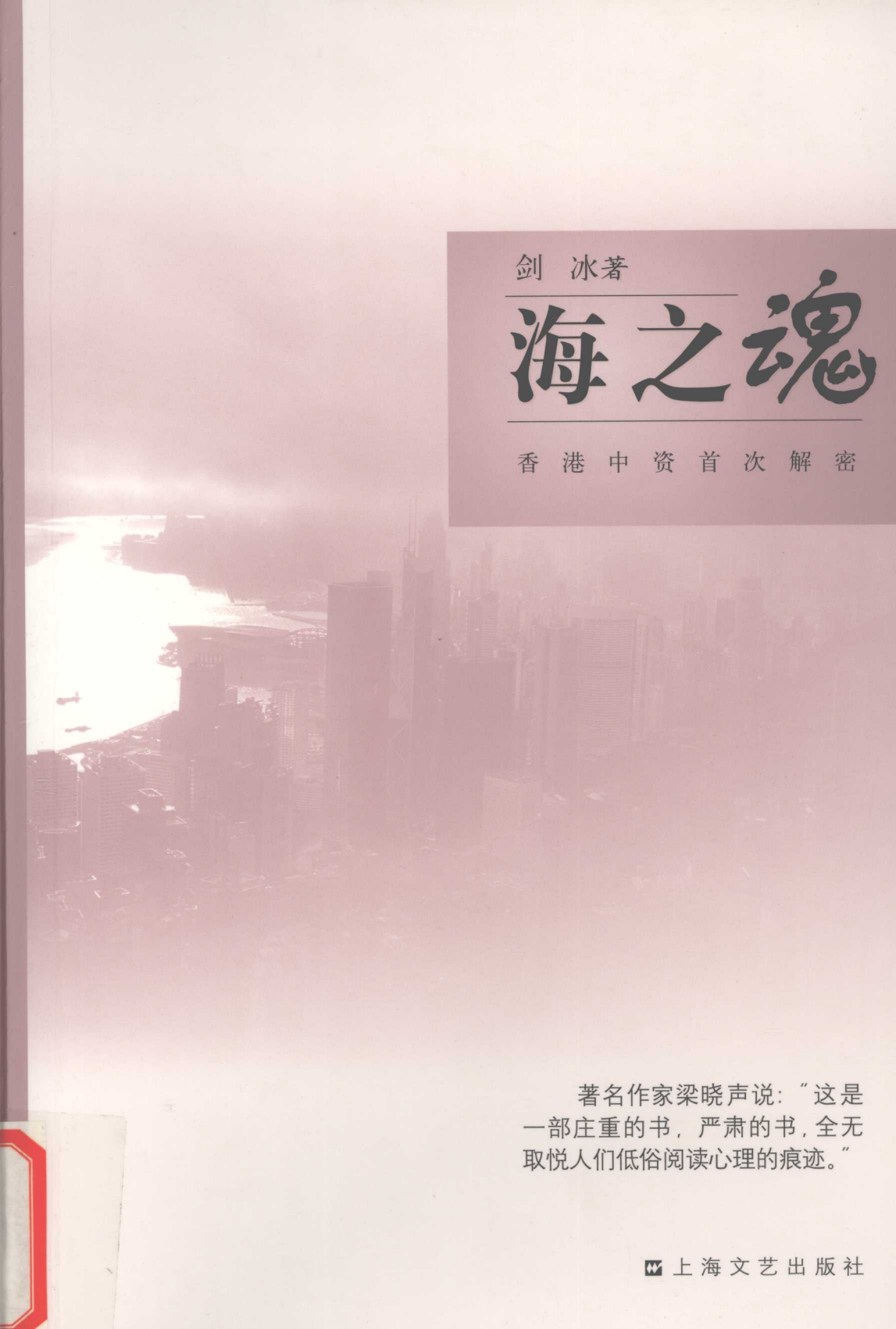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剑 冰著

海之魂

香 港 中 资 首 次 解 密

著名作家梁晓声说：“这是一部庄重的书，严肃的书，全无取悦人们低俗阅读心理的痕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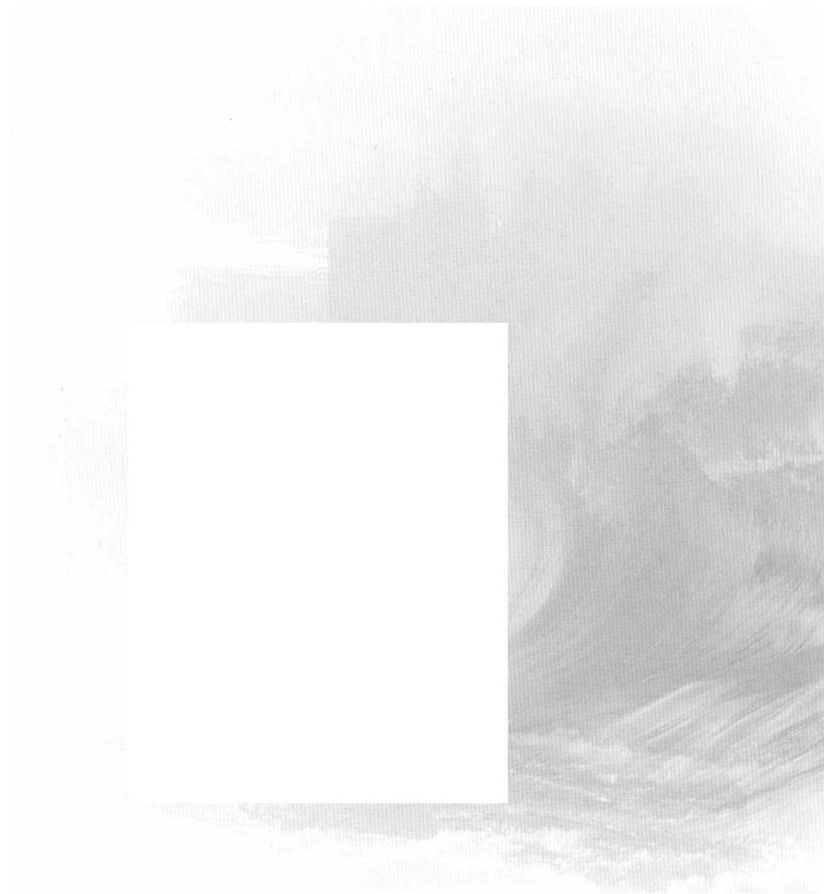
■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剑 冰 著

海之魂

香 港 中 资 首 次 解 密

■ 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之魂/剑冰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8. 11

ISBN 978-7-5321-3393-2

I. 海… II. 剑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2381 号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海之魂

剑冰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25 插页 2 字数 376,000

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6,1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393-2/I · 2579 定价: 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662100



吴建斌，笔名剑冰，男，1962年重阳节生，陕西人。现任香港某中资企业常务董事、财务总监。高级会计师，工商管理博士，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。《香港记事》摄影专辑荣获2007年平遥国际摄影展·凤凰杯·优秀画册奖。著有《海之子》、《海之龙》、《海之魂》等长篇小说。

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,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灵魂。

——雨果

序

朱崇山

说起来自己也不相信,写了这么些年的小说,没自问过文学是什么?你写了些什么?近日跟谭元亨兄闲谈,他说文学——历史的未尽之言。这话说得深刻,一针见血。

他是个学者、教授,又是作家,博学深邃,著作等身。他的话引起了我对文学的思索。我想,文学是心灵的倾诉,是历史的未尽之言,是未尽之言的历史,心灵的天空无边无际,让未尽之言淡淡地倾诉。此刻,创作与生活融和,作家与人融合,这是文学魅力的源泉。心灵的厚重、生活积累的厚重、历史的厚重,恰好是文学的厚重。读《海之魂》,我感受到了这点厚重。

认识吴建斌(剑冰)时,他已是驻港企业财务老总了,年轻有为,事业有成。他爱好文学,自讨苦吃,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倾注进创作中去了。他另外两部长篇小说《海之子》、《海之龙》,写的都是香港中资企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但意犹未尽,说是同香港有缘,又动笔写起《海之魂》这部小说来。苦苦笔耕了四年,几经修改才脱稿。说它是心血之作,千真万确。年轻人对文学的执著、坚韧、纯真的追求,我深受感动,深表尊敬。当他让我看小说手稿时,尽管我动过心脏手术,身体欠佳,多动一动就感到异常疲惫,但我还是欣然应允,先睹为快。

《海之子》、《海之龙》、《海之魂》是我国第一次反映香港中资企业“一企二制”的系列长篇小说,《海之魂》是我国第一次描述国企闯荡国际金融市场的小説,是一部好书,一部厚重的书,它的特点是第一性。第一,意味着一种惊异意外的新鲜感,一半熟悉一半陌生的隔世感。小说正面切入香港回归前夕和亚洲金融风暴巨大的旋涡,生动展现历史风云变幻,多侧面折射出时代的光与热,逼真克隆金融股海的惊涛骇浪,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

惊心动魄、斑驳陆离的壁画。这样的正面切入是需要过人的胆色和勇气的，自信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。国海公司老总汪浩领着几个外派干部，闯荡世界自由经济市场。为了做大做强企业，他们力争上市融资。他背上压着计划经济的沉重笼子，体制的束缚，负重踩着世界自由市场经济的钢丝，遵循着既定的规则法律谨慎前行。还得徜徉在游戏规则允许的空隙间，悄然地编造上市的美丽故事。他年近花甲转业从事外贸工作，熟悉贸易却生疏金融资本，举步维艰。他依靠香港本土员工，以心相许，同舟共济。国海公司上市成功额手庆贺没过几年，亚洲金融风暴骤然压顶，国海公司瞬间跌落破产的低谷。他渴望上级伸出援手，挽救垂危的国海公司。然而新来的领导却冷板着面孔，反而要他垫付母公司的巨大负债，让国海公司雪上加霜，还斥责他急功近利，居功自傲，自讨苦吃，责令其停职反省等候处理。他就这样悲惨地给体制淹没了。在无望之际，他才恍悟自己一直活在笼子里，他明白笼子一定得打碎。汪浩倒下了，国海公司却依然前行。汪浩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，在开放合流的长河里激起了一小点浪花，闪烁着合流的亮光。

这是历史的厚重。

商海之魂是盈利生存的圣经。汪浩办公室的墙壁上挂起着一幅字：严。严于克己，严于守法，严于诚信。他要以诚信待人处事闯世界。诚信赢得国海公司上下香港员工的心，人们以公司为家。当英国查理斯皇储行了降旗交接仪式之后，香港回归了，但人心仍未稳定。回归，归根到底是心灵的回归。心灵回归是需要心灵的感受，心灵的感受来自人的诚信，人性的诚信。恩迪是香港人的一个代表，他港大毕业，精通英语，年轻有为，熟悉香港市场，热爱祖国和国企。然而，他的妻子苏姗对香港回归疑虑重重，取得了英国国籍以后，执意留在伦敦修习历史。他当太空人仍在国海公司任职，历尽佣员之职责。他的优秀才干得到汪浩的赏识，升任助理总经理，并委以主持国海公司上市的重任，令人羡慕。太空人的孤寂生活折磨着他，这才深感国海公司外派干部苦行僧式的清寡日子确实不好受，因而感动至深。人也是感情的动物。不久妻子因病几次推迟回港假期，引起了误会。他在苦恼郁闷中对下属李娜小姐的垂爱有所心动。李娜是个美丽的姑娘，文质彬彬，善解人意，含情脉脉。他忍不住被她的真诚求爱打动了，但最后他还是坚守了道德底线，忠于苏姗，冰释误会。苏姗也厌倦了伦敦的孤独清寡，回到香港工作。当汪浩知道苏姗患上胃痛，毅然决定她的医药费由国海公司负担一

半。数目虽小,但真情深切溢于言表。夫妻俩深为感动,由衷地感到了祖国的温暖,流下了心灵的热泪。苏姗当上了记者,一直仗义执言,维护真理。此外,对勤杂工陈太、文员李娜、高级白领查理、富豪许应雄及银行经理郑聪等人的刻画,入木三分,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。鲜明地镂刻了香港人的心理回归历程。

直至最后汪浩遭遇停职反省,恩迪焦虑万分,连同已因故辞职的郑聪,联名给北京上书,力保汪浩。然而适得其反,那位领导反而产生了疑问:为什么连香港人都为你汪浩说话?这里面又藏着些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?他们哪里知道,香港人的心和我们的心已经贴在一块儿了!

这是感情的厚重。

作者行文简明流畅,追求一种明快的简约。有意简化情节,淡化描写,着意白描,精刻细节,呈现出自己的个性。但简约区别于简单淡化,也许由于刻意的简约致使人物感情描写的色彩稍嫌淡然,悦人的色彩可惜也悄然淡化了。小说的结尾也显得仓促了些,顿落了。我想,作者会注意到自己的不足的,今后会把人物刻画得更深刻、更出色的。

末了,世界已进入金融资本时代,新世纪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和合,这弥合了历史的断层,呈现出和谐的曙光,催生着一国两制的辉煌。这本书对我们理解历史的辉煌是有裨益的。

2008年夏 深圳

目 录

序	朱崇山
引子	1
第一章 敢为人先	3
第二章 坚忍不拔	63
第三章 胸怀宽广	124
第四章 齐心合力	190
第五章 临危不惧	277
尾声	385

引 子

港岛初冬的黄昏是多情的、金色的、醉人的。

晚霞如情人的手，轻抚着维多利亚港湾穿梭游弋的轮船；波涛拍打着堤岸发出了轻柔的和声，像诉说着恋人不倦的细语；海风似怀春的少年，匆匆地从一个角落奔往另一个角落，传递着南国冬天温暖的信息；天边的云彩，如少女般娇羞，仿佛被这轻轻的风、柔柔的浪抚弄得满脸通红，一个劲地往天幕后面躲，地平线下藏；波光粼粼、星星点点的海面仿佛无数顽皮孩子的眼睛不停地眨着。

海鸥在天海一色的黄昏，自由而快活地飞来飞去，时而如莽撞的少年，俯冲下去亲吻欢腾的浪花；时而像惊吓的姑娘，仰飞上去追逐飘浮的彩云。

星夜布下黑色的帷幔，渐渐遮住海天的斑斓色彩，港湾与岸边的灯火骤亮起来，一盏，两盏，三盏……

从影影绰绰到万家灯火，欢声笑语开始从喧嚣的路面飞入千家万户，浸润着每一面墙，每一块砖。

国海大酒店顶层的豪华套房里，白发苍苍的汪浩正静静地站立在落地大玻璃窗前。

他素来就不愿“浮云遮望眼”，更欢喜“欲穷千里目”、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。汪浩一直极目窗外港岛变幻万千的黄昏。他伸出手去，张开了十指，再蜷缩着有力地一握。他多么想留住这稍纵即逝的金色繁华，尽管这是徒劳的。

夜幕彻底主宰了天地，灯火开始了自己的璀璨。

汪浩转身往靠椅上一躺，维多利亚港湾的霓虹灯透过玻璃窗，在房内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。他把椅子移动一下，使自己完全沐浴在这光影里。

四下里一片寂静，他咳嗽一声，清清嗓子，仿佛要有一点响动，来应付这寂静、虚无。

汪浩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恩迪、常明理、张力、陈太、胡江、郑聪……

“年轻的心向往未来，苍老的魂追寻着过去。”从来不服老的汪浩想起自己的格言，浅浅而无奈的微笑挂在他的嘴角上。他索性闭上双眼，任思绪走得更远，更远……这个夜晚，就如那房间里拖长了的投影一般，显得悠远、绵长……

第一章 敢为人先

1

公元一九九一年初冬的一天。

经过了十三年打拼和积累,国海公司已经从原来的包工头成长为一家集承建、地产和投资初具规模的集团企业;从当初的十八罗汉跨过罗湖桥开始,发展到今天上千名员工;从当初的十万美元起步,到如今拥有资产十多亿元。作为这家企业的创业者、见证人、如今的掌门人汪浩,参加了一次国际投资峰会,峰会上关于企业上市和如何利用资本市场的议题,弄得他兴奋不已。回到公司后,他依然兴致勃勃,亢奋了好几天。他揣摩着要搞公司上市。在香港搞上市,对于国有企业来说,这是头一次。他越想越兴奋,拟了好几个方案。“真男儿就敢为天下先,要做就做第一个”的想法,一直在脑海中萦绕。

汪浩立马着手挑选此项具有挑战性工作的负责人。此事由自己兼任,顺理成章。可作为一把手,他不想把有限的精力陷入到具体事务之中去。在国海公司,员工主要由两部分构成:一部分是内地派来的,另一部分是香港市场招聘来的。前者多数是内地主管部门派来的,在某种意义上讲,代表着国家利益,被称为“外派干部”、“外派人员”,或“内派人员”;而后者是从香港市场招聘的。前者人数不多,仅占公司总员工百分之十五,而后者是公司人员构成的主体,被称为“港聘员工”。汪浩把公司中层以上的干部过了几遍,首先在外派人员的高层中,寻思着担纲人选。领导班子由五人组成,总经理是他,负责全面工作。副总经理是张力、胡江、常明理,总经理助理是查理。汪浩、张力、胡江、常明理均是外派人员,唯有查理是香港人。张力分管人事,五十岁刚出头,精神饱满,红光满面;胡江分管大宗材料采购和贸易,大张力两岁,看上去有点刻板,相貌酷似高尔基;常明理分管财务和法

律,虽在班子里年龄最大,五十八岁,可走路如风,反应敏捷;查理分管工程和房地产,虽说四十岁出头,由于皮肤保养得细白,看上去很年轻。汪浩把思绪聚集到恩迪身上。他是土生土长的港人,三十五岁。恩迪是他的英文名,中文姓名邓嵘。看上去文质彬彬,白净的皮肤,不胖不瘦的身材,中等个头,给人第一印象是位大学教授。除了查理之外,他是港人中职位最高的。

星期三早上八点刚过,还没有到上班时间,汪浩召集了一次领导班子外派成员临时碰头会。几位副手都明白,汪浩的小会要决定大事了。汪浩总是这样,每当脑海中迸发出闪光点时,就兴奋不已,就想和大家一起分享。他才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,他喜欢就好,所以有人骂他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人。他很欣赏李嘉诚、包玉刚、郑裕彤等香港精英,最欣赏毛泽东的军事谋略。他很欣赏一句话:每个成功者都需要有点激情。的确如此,他总是思维活跃、思想超前,突然有一天受到一点启发,就会有个想法,就想尝试一下。他常说,世界上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变化,要善于变化,在变化中寻求机会。他的精力充沛到连续工作几天几夜不休息。没有人不赞赏他干劲冲天。他让所有人一看就知道,他是一个北方汉子:浓眉、大眼、方脸、腮胡,身材魁伟,走路八面来风。

他们听了汪浩的宏伟描述,表示支持。但在工作小组负责人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张力主张小组工作由汪浩负责,汪浩认为不妥。张力又建议由常明理负责,汪浩依然认为不妥,出乎寻常地建议由恩迪负责。张力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。可是,有人问为什么挑选恩迪负责?汪浩除了说恩迪忠心耿耿、工作成绩突出外,还说恩迪生于此长于此,有良好的人脉。经过解释,多数老总同意了汪浩的意见,唯有常明理坚持认为启用恩迪是不妥的。汪浩最后要求大家抓住机遇,顺势而为,全力推进上市工作。常明理却认为,顺势而为的提法是不错的,可关键是企业如何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优势、劣势。

会后,汪浩没有再和常明理就分歧进一步磋商,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,立即组成了六人工作小组,并执意由恩迪负责。

下午,汪浩找恩迪谈话。恩迪没有丝毫心理准备,当听到如此安排后,心里慌了一阵。企业上市是件大事,绝非儿戏。他大体了解国海公司的基本状况,也零星地知道有关上市的基本要求。香港是一个高度规范的透明市场,要想投机取巧上市,实属困难。汪浩目光凝视着恩迪,期待

着恩迪能痛快地答应。恩迪含糊地说“可以一试吧”，很明显，没有太大的信心。汪浩也为自己的执意决定捏了一把汗。选恩迪是否冲动，是否冒险，他一时难以判断。

恩迪离开了汪浩办公室，在门外碰见汪浩的秘书程小姐，还碰见清理杂务的陈太。他步履沉重，神态恍惚，没有像以往那样跟她们热情地打招呼。

“怎么了，恩迪？”陈太瞪起杏仁眼问，“干吗哆哆嗦嗦的？”

“没事，没事……”恩迪边说边走。

恩迪回到自己办公室，轻轻地关上房门，静思了至少半小时，突然脸上露出了微笑。他茅塞顿开，明白这是汪浩信任和重用自己之举。不管上市能否成功，证明自己在公司有了新位置，或者说一只脚已经踩进了早就期望的高层门槛里。

有人敲门，恩迪应声：“进来！”

秘书李娜胆怯地看着恩迪的眼神，“邓总，没事吧？”

恩迪笑笑说：“没事，挺好的。”

李娜也笑道：“没事就好！”接着半开玩笑地说，“陈太让我看看你，看你苦瓜脸，以为你被炒鱿鱼了。”

“哪会啊！”恩迪站起来，高兴地说，“汪总给了我一项重要任务，要我负责上市工作。怎么样？”

“哇，恭喜！”李娜几乎蹦了起来。她早就夸口过恩迪能进入高层。“我说对了吧！快请客吧。”

2

从此，恩迪无时不在地关注上市议题。他四处打电话，找资料，找熟人和朋友了解情况。好在很多同学已经处在一定的位置上，让他很快掌握了第一手资料，知道上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恩迪从小就喜欢开车，参加工作不久就买了车。两年前老婆去了英国，深感寂寞，换了一辆车。半年前咬牙买了一辆法拉利车，红色的。每逢周末，都会驾车在新界的快速路上狂飙。为了解上市情况，他邀约了两个同学在西贡海边游艇俱乐部会面。

其中一位是英资背景在香港丰盛银行主席郑聪，是他小学同学。郑聪和恩迪年龄不相上下，戴一副眼镜，身材消瘦。郑聪步入此位时，曾在香港

引起了巨大轰动,被誉为香港华人的骄傲。恩迪曾引见汪浩、常明理认识了郑聪,于是国海公司成了丰盛银行的重要客户,同时丰盛银行成了国海公司的重要银行。

“这里好久没来了,变化很大啊!”一身体闲打扮的恩迪,靠在跑车上,望着大海说,“有吃的,有看的,山清水秀,真是一个休闲的好地方!”

“是啊,”郑聪环视一圈后,感叹道,“的确如此。”

言语间,一辆奔驰在他们面前嘎地停下,推开车门下来的是许应雄。他是恩迪大学的同学,头发梳得光亮,手上戴了一颗绿宝石戒指。他承接了许氏家族的酒店生意,实力雄厚,单五星级酒店物业就有五处。

“又换车了,法拉利!”许应雄手指着红色法拉利车扬眉问,“感觉如何?”

“是,性能特好!很喜欢。”恩迪笑道,迎上前去。

“看来发达了?!”许应雄拍拍他的肩膀。

“你才发财了。这几年你可威了,同学们很羡慕你。”恩迪轻轻地捶了他胸口一拳,“我啊,就这么一点喜好。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不会吧,听同学讲,你常带个标致的靓女出出入入的,今天怎么没有带来?”郑聪伸出右手做了个搂女人腰的动作,嬉笑道,“难道我收的风有误?什么时候让老同学饱饱眼福?”

“哪里有啊?捏造,纯属捏造!”恩迪扑过去要打他,他一闪躲开了。恩迪皱眉认真道,“我对老婆一往情深,老同学哪个不知道?虽说她现在不在我的身边,可我对她要负责的。”

“喂,都什么年代了,真老土!”许应雄拍了一下恩迪的手臂,神秘地说,“我们尖沙咀富豪夜总会来了一批俄罗斯小姐,好棒啊。要不要今晚带你去玩一玩?”

“谢谢,免了。我当前头等大事是要把上市的事情搞清楚,”恩迪摇摇头,“你们是专家,就想知道你们怎么看国海计划上市的想法。”

“国海是中资企业,”郑聪在小石凳上坐下来,沉吟说,“电话里我讲过了,中资企业至今没有一家直接上市的先例。事实上,投资者是不欢迎中资企业的。加之国海的业务没有什么明显吸引力,要上市难度真的很大。”

“真的吗?”恩迪吸了一口凉气,也坐下来细听。

“真的。没有骗你。”郑聪扳着手指说,“你看,中资企业中最大的中银、

招商局、华润、港中旅都还没有上市，哪里能轮上国海啊？死心吧。因为你是老同学，才给你说真话。否则，你们愿意浪费时间和金钱，没人会阻止的。是不是，许老板？”

“郑主席的话虽然不好听，”许应雄坐在小石凳上，望着恩迪和气地说，“但他说的确实是事实。我们公司是上市公司，对上市要求很了解。”

“可国海有所不同，建筑业务做得不错，地产业务已经开始，”恩迪挺直身子，瞪圆了眼睛争辩说，“有国务院支持的背景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汪总人不错，有事业心。可这些没用的，投资者关心的是投资回报，”郑聪眯着眼睛遥望远处海面上飘荡的点点风帆，“还有未来美好的前景。”

“我们的前景一定不错的！”恩迪一扬头，肯定地说。

“那是你的看法，投资者为什么会信你的话？”郑聪也斜着他说，“论建筑，投资者可买瑞安、熊谷组；论地产，投资者可买长江、和黄、新鸿基。哪里能轮到国海呢？死心吧！”

“是这样啊。你啊，回去给老板说说，”许应雄插嘴说，“就别浪费时间和金钱了。要想上市，先做好业务再说。”

恩迪被两位同学率直的冷水浇了个透心凉，默默地低下头。随后同学问了些什么，谈了些什么，在俱乐部吃了些什么，他都不记得了。什么叫心猿意马，他总算体会了一次。

经过深入了解，恩迪越来越惧怕，竟然有一天他彻夜难眠。这天是圣诞夜的前一天。圣诞夜，恩迪破例没有约任何人，只想腾出时间让自己静下来。下班后，恩迪心里空荡荡的，来到维多利亚海旁人少的地方。太阳就要掉入西南方向的出海口。天空上的云彩被烧得通红。香江两边林立的高楼置身在彩色梦幻之中。海面上来往的船只悬挂着港英管制下的旗子。他的脑海翻云覆雨，就像眼前的维多利亚海面涛起涛落，白浪涌动，难以平静。

太阳从海平面落下，周围一片红光。

华灯初放。望着身后和对面高楼上绚丽多彩的圣诞装饰，他没有一点兴趣。恩迪对汪浩为什么选中自己产生了怀疑。自己何德何能？此事由汪总或者常总负责最妥当了。游戏是讲究规则的，超出规则，就是另外一种玩法。即使汪总不挂帅，那常总凭他的地位、能力以及外派人员的身份，都是

最合适的人选。为什么不由常总负责？

· 看见船头上的港英旗子，他浮想联翩。那“米”字图形像魔掌的爪子抓着他的心。圣诞节是西方人最重要的节日，像国人过年一样。老婆现在在做什么啊？英国那里冰天雪地，她怕冷吗？她和谁在一起？她快乐吗？已经去了两年了，她何时能回心转意回到自己身边呢？

每当佳节，恩迪倍想老婆苏姗。苏姗是香港人，中学开始在英国受教育成长。小时候他们是同学。那年她返港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就闪电式结婚。可是过了不久，他就发现自己和老婆对国家的认同感有很大差别。老婆总认为英国什么都好，中国什么都不好。作为一个港人，又在中资公司工作多年，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她的观点，更不能接受她瞧不起中资公司的看法。两年前，老婆不顾他的阻挠，毅然返回英国居住。他们分居已经很久很久了，已有七百二十五天。大家维系感情的是旧时的爱，旧有的情。他想她了，飞去看她。她想他了，飞来看他。正所谓“空中飞人”。每次见面，他们都疯狂地做爱，当大家筋疲力尽时又是分手之时。短暂聚会，真可抚平那久违的心灵和肉欲。可是，过不了多久，寂寞又残酷无情地折磨着彼此。

他的脑壳被这两件事塞得满满的，脑管的血液流动不畅，像下班后过海底隧道塞车一样，总之一个字：烦。恩迪痴望着大海发蒙，一直到深夜也没离去。楼体上的灯饰变得暗淡，接客的船只早已去了目的地。停泊在海面上的船只在微风中漂晃着黑色的影子。黑暗树阴处的遮雨棚下面有一对男女拥抱在一起，看来今夜他们不会走了。恩迪孤身一人，冷风吹乱了头发。夜愈深，天愈冷。他把风衣紧紧地裹上。

两个警察打着手电光，在他周围盘旋了很久，终于开口了：“先生，没事吧？”恩迪懒得搭理。过了一会，警察又问，“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忙的？”

为避免麻烦，恩迪望着他们微笑说：“没什么事，阿 Sir（先生），我只想在这夜色下吹吹海风。”

两个警察叽咕几句，叮嘱他一声就走了。

也不知道是什么时辰，恩迪回到了家。进门后，发现门底下有几张圣诞贺卡，顿时感到少许安慰。捡起贺卡打开一看，其中一张是秘书李娜的。李娜的字太熟悉了，玫瑰色的贺卡仿佛散发出她身上淡淡的玫瑰味。

恩迪喝了一大杯洋酒。酒后，他醉醺醺地睡了。睡梦中，依稀听到电话